

三人病房,黄姐是靠门口22床全天候的陪护。淡绿护工服,盘发,五十开外的她看上去干练精神。黄姐陪护的是个28岁的姑娘,做完手术两天,样子像刚从惨烈的战场上下来。脸色苍白,扁薄的身体在被单下,像一根挤瘪的牙膏。撤了止痛泵后,姑娘稍微扭一下身体,疼得脸都扭曲了。她妈妈不知所措地向黄大姐讨主意:“还是让医生再上止痛泵吧。”黄姐略一沉思,转而镇定地摇头说,不行,止痛泵用多对人神经系统不好,姑娘这么年轻,以后的路还长呢。黄姐将靠墙的床头移开到能摆一只骨牌凳,她坐下,在姑娘头上轻柔地按摩起来。随着她娴熟的动作,姑娘的面孔像一池湖水般渐渐地平静下来。她母亲身上凝重得不安情绪也冲淡了不少,连声向黄姐道谢。黄姐笑着解释说:“我以前在美容院做过,没想到这点三脚猫功夫还能派上用场。”

无论姑娘的家属在不在,黄姐一早一晚都会给姑娘擦身、换衣。将搓好的热毛巾在自己手臂上试试,才开始给她擦。她把病人的头用膀子托住,拿毛巾的手轻轻地擦脸,又捏着细细的角尖,小心擦耳背,像母亲给初生婴儿洗脸一样小心、细致。她轻声气地对姑娘说,擦擦身、泡泡脚,这样有利于身体恢复。晚上躺陪护椅前,黄姐在病床栏和自己的胳膊间拉了根细绳,对姑娘说:有事你就拉拉这根绳子。每天一抬头就看到挂着引流袋、掉光头发的病人,妈妈偶尔就心情低落。

不久前的七夕夜,我组织了一场诗会。参与者最小的十四岁,最大的已经退休多年,还有一些全职妈妈。很有意思的是,都是女性。虽然我挑选了一些和爱情相关的诗,但其实七夕一开始和爱情没什么关系,完全是女性职业技能大赛的日子。如果放到今天来类比,可能不该是情人节,而是妇女节才对。牛郎织女的传说,最早见诸文字是《诗经》中的《大东》篇,“跂彼织女,终日七襄。虽则七襄,不成报章。皖彼牵牛,不以服箱。”然而人家是一篇正经的讽刺诗:牵牛星你又不会真的牵牛,织女星你也织不出锦绣,两个人都在终日瞎忙。

《西京杂记》里面写道,西汉的宫女每每在七月七日夜晚聚集在开襟楼上,穿七孔针,据说谁穿得快,就得了织女的真传,后来这个习俗传到了民间。所以,七夕节又叫乞巧节,最早就是一群追求心灵手巧的女性相互陪伴度过的日子。到了唐朝,七夕已经是所有女性的共同节日了。诗人崔颢的笔下曾记载“长安城中月如练,家家此夜持针线”的盛况。对于封建社会不受教育、不具备独立社会身份的女性来说,女红技术就是她们最能为自己的人生筹谋的办法,也是最拿得出手的专业才华了。我最喜欢的关于七夕的一首诗是杜牧的《秋夕》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都说这是一首宫怨诗,写宫女如何百无聊赖、孤寂幽怨。但抛开当时的社会背景,如今读来只觉得美:泛着冷光的雅器、怡然自得的野趣、躺着看星星的浪漫。如果这位女子生活在今天,此情此景是何等畅快!好不容易偷个闲独自美丽,谁都别来打扰才对。

男诗人总是借写女子的闺怨来表达对仕途理想的失望,其实大可不必,尤其是在七夕。在他们忙着伤情的时候,女子都在和小姐妹或者妯娌们一起拜月穿针、晒书曝衣呢。除了古诗,我们也读现代诗和西方诗。人到中年的姐姐读到泰戈尔的《假如你一定要倾心于我》,说内心被刺了一下。因为在长久平淡的婚姻中,她仍然相信且期盼着爱情,看着她先生时眼里有光。可是爱情是如此脆弱——“假如你一定要倾心于我,你的生活就会充满忧虑”。十四岁的小妹妹还读不懂徐志摩《偶然》里的情感推拉,到底是希望对方记得他还是忘了他,但是也能明白,如果遇到一个人他不喜欢你,那转身告别就好啦。美国女诗人狄金森对爱的表白就勇敢多了:“当天悄然流逝,请允许我成为你的夏天!当夜莺与金莺收敛了歌喉,请允许我成为你的音乐!”1878年,狄金森拒绝了求婚。她深知,彼时的婚姻意味着女子要放弃自己的独立。从25岁起,她选择在孤独中埋头写诗30年。作为与惠特曼和欧文并列的20世纪现代诗歌先驱,她深锁在盒子里的诗篇,是留给世间最大的礼物。

黄姐很自然地找话宽慰妈妈:“阿姨这样的情况我见了很多,不是什么大事”“这里的医生技术特别好,你可以放心”“癌细胞每个人身上都有,关键是把它们管住,就像看警察管住犯人一样,不让我们出来作恶,那身体就太平了,所以一定要配合医生……”妈妈听着听着,瘦凹的脸,因笑意胀圆不少。我向黄姐道谢。黄姐说:“生病的人容易胡思乱想,要格外多点耐心。”一只拉杆行李箱,就是黄姐的全部家当,一日“漂”在病房间。洗漱、上厕所、吃饭、打瞌睡,都得见缝插针抽时间。要克服生活上的诸多不便,承受着精神压力,还要帮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决心和勇气。黄姐却轻松地调侃,这样可以省了在杭州租房的费用,挺好的。

我要了黄姐的手机号,妈妈下次手术住院,想请她陪护。黄姐报出号码,表示只要有空当,肯定愿意。接着对我叮嘱起手术前应该做的准备:记得买三角枕,病人翻身得给她垫一下,医院小超市有,但没有网上便宜。她拿出手机,利索地点进购物平台,给我看样式。又说,到时候向护士租个气垫,一天八块钱。铺床上,可防止阿姨长褥疮。

那天24床病人的儿子向黄姐叫苦,说陪护椅太硬,不管什么姿势都硌得骨头疼,不知道黄姐一晚是怎么熬下来的。黄姐对他笑了笑,风轻云淡地说,在医院当护工八年,可能见多了遭受痛苦的病人,就觉得自己健健康康,再多的不适也不觉得很难熬。

生活的磨难在黄姐的心里,已变成坚强的理由。出院时,我将一盒面膜和一包洗脸棉柔巾送给了黄姐。她起先推说不能要。听我说,每天空调里待着偶尔敷敷面膜面容会滋润点,六安的家人在视频里看到也会宽心很多。黄姐的双眼闪了闪,道谢后没再拒绝。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敬业者,人必敬之。

把《古希腊恋歌》收入囊中,算是补了抒情诗一块的缺口;只是奇怪:这样令人惊艳的作品,为什么没有任何教材提起,也没见国人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?李金发(1900年—1976年),原名李权兴,李金发乃笔名;“五四”那年赴法、德研习国人少有关关注的西方雕塑艺术。在现代雕塑江湖上,他是无可争议的前辈。

一个上夜班的人,太阳退场,他开始上场。不和月亮争辉,不与星星比高,是大道,是小街,是暗角,是转弯处,在最接地气的地方站直身躯,做一个明亮的人。心底淳朴的路灯,或许在夜里才能守住洁静。

我们夫妇带着九十岁的老母亲去苏州逛了逛。来苏州总是要吃碗面的,于是向网约车司机打听,哪家的面最好吃?司机是地道的苏州人,用苏州话如数家珍帮我们盘点了苏州的各式面条,最后推荐我们去同得兴,镇馆之宝是枫镇大肉面。他还不忘叮嘱,要去十全街的总店。本来也就随便问问,经他这一撩,勾起了我对大肉面的情愫。我曾对大肉面一往情深。那是在十多年前,上海人民路寿宁路拐角上有一家老广东菜馆,以卖烤鸭出名。可我偏偏喜欢他家的大肉面,做得很有特色,自第一次品尝后便念念不忘。那时我上班就在附近,只要想吃面了,必是他家。他家的大肉煮得又烂又香,不知用什么秘方炮制,非常入味,回味无穷。甚至想,老板如果可以单卖大肉就好了,我买个十块八块回家慢慢

三十多年前买下《古希腊恋歌》(开明书店1928年5月初版)的初衷,只是冲着“古希腊”和“李金发”两个关键词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习“外国文学史”课程时,我接受了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源头的理念,便把能借到的古希腊文学中译本统统囫圇吞枣般“滚”了一遍;由于不具系统的文化历史和文艺理论修养,只留下一点粗疏印象,比如,它的戏剧不如莎士比亚摇曳多姿;它的史诗不如《罗兰之歌》瑰丽多彩;尽管女诗人萨福的抒情诗无从获读,但我相信它绝不会比《神曲》更幽妙多象……总之,古希腊文学宝库藏些什么,我有点数。

把《古希腊恋歌》收入囊中,算是补了抒情诗一块的缺口;只是奇怪:这样令人惊艳的作品,为什么没有任何教材提起,也没见国人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?

李金发(1900年—1976年),原名李权兴,李金发乃笔名;“五四”那年赴法、德研习国人少有关关注的西方雕塑艺术。在现代雕塑江湖上,他是无可争议的前辈。

路灯

朱锁成

一个上夜班的人,太阳退场,他开始上场。不和月亮争辉,不与星星比高,是大道,是小街,是暗角,是转弯处,在最接地气的地方站直身躯,做一个明亮的人。心底淳朴的路灯,或许在夜里才能守住洁静。

风之恋 (油画) 陈虹

吃,还可以和家人共享。后来公司搬走了,但对大肉面的喜好却盘踞在心中。以后每逢下面馆,只要有肉面我必点,可每次都让我失望至极。面馆只有上午营业。次日,从留园出来已是午时,车很难打,到十全街624号门口,已是下午1点40分。碰碰运气吧。吧台里的大姐不等我们张口就说:“关门了,不营业了。”我们请求:“路上太堵了,帮帮忙吧!都到店里了。”吧台对着楼上大声喊话:“关火了没有?”楼上回话了,大概是苏州话,我们没听懂,只听这位姐姐说:“快上去吧,快上去吧!”大喜,先生三步并两步地跑上去了,我搀着九十岁的老母亲,一步一步攀登。这是一座合院式的小楼,窗外的回廊上随意种了些花草,郁郁葱葱的。屋内装潢是中式风

“恋歌”中的李金发

西坡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教材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,视野偏窄,局限较大,但不得不给李金发提一笔。关键在于,他是中国现代象征派诗的开山鼻祖——倘论现代诗坛,想绕过李金发,恐怕不行。

当年要找李金发的作品相当不易,所以在冷摊上看到《古希腊恋歌》,对着陌生的人——原作者碧丽蒂、法译者贝尔鲁易(今译皮埃尔·路易斯)、重译者李金发和路易斯——法国人翻译古希腊作品、中国人转法法国人译品,感兴趣的人绝不会轻易放过。

李金发的译序说:“这本诗是从法国贝尔鲁易(Pierre Louys)之碧丽蒂的歌(Les Chansons de Bilitis)重译的。”又:“鲁易是法国近代大作家之一,可惜于去年逝世了!他是追慕古希腊生活的谐调及肉体美,同时赞颂诸神的伟大的,其描写性的自然舒展,实给现代虚饰的社会当头一棒……我译此书的意思,正如原译者写在卷首的一样:‘这个有古爱情的小本子,愿恭敬地献给未来社会的少女们’,尤望读者因之得于齷齪的现世生活中,掩卷追想古代生活的安愉,心头发生人生美化的醉。”然后就是一大段介绍作者的文字:“碧丽蒂约生于我们纪年前六世纪……”

对于不熟悉古希腊文学的读者而言,李金发之所思所议,无懈可击。本书出版后不是没人怀疑它的真实性,终因隔于此道而不了了之。然而,李金发恰恰忘了,那时懂古希腊文并古希腊文学的人固然凤毛麟角,而其恩师周作人正是其中之一。周作人质疑道:“但何以要说是‘重译’呢?这种情调似非希拉所有……以浅陋所知,古希腊文学史上未曾有此项恋歌。据我看,这明系鲁易的诗。美国Wright的《法国文学史》上说这是假托的希拉译本,李先生也何妨说这是译鲁易的原作呢?”(《开明》1928年第5期)

或许李金发真的被路易斯骗了。不管怎样,这本伪作让我们见识了李金发的文心和文采。留法期间的李金发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、魏尔伦、马拉美的影响,开始模仿写作,几年里写下《微雨》《食客与凶年》《为幸福而歌》三本诗集,其名作《弃妇》(约1922年)便是《微雨》中的第一首:“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,遂割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,与/鲜血之急速,枯骨之沉睡。/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,/越此短墙之角,/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,/荒漠狂风怒号:/战栗了无数游牧/……”

再看《古希腊恋歌》中的《既往的余留》:“我任睡

床照原样错乱破坏,被布纷乱,以求保存她卧在我旁边的身躯之形留存着。/直到明天我将不去洗浴,我不穿衣,不梳发,因我恐怕温柔之迹消散了。/今晨与晚我将不食,并不施脂粉在唇上,庶她的亲吻长久存在。/我任尸牖紧闭,以免所有印象随风消散了。”

这两首诗,前者象征意味显著,后者浪漫色彩浓郁。李金发调和或打通两者界限的密钥在哪儿?他的《女性美》一文表述得十分清晰:“能够崇拜女性美的人,是有生命统一之愉快的人。能崇拜女性美的人,就是较进化的社会。中国社会之枯燥无味,就是因少女性美的崇拜。女子所以无社会地位,受压迫,亦是无女性美崇拜的缘故。”(《美育杂志》1928年第1期)这是一方面。而另一方面,法国象征派诗的审美理想是,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,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恶的存在,“恶之花”三字庶几可以蔽之。《古希腊恋歌》中大多数篇什的“调性”与之暗合,可谓“殊途同归”。李金发何以独钟《古希腊恋歌》,于此昭然若揭。

“赤发”的刘唐在“梁山泊”里座次靠前,那么,留着“金发”的李权兴,中国现代文学史和艺术史也该给他一个不太靠后的位子吧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雪不光是冬景。第七回薛宝钗的冷香丸须用雨水日的雨水、白露日的露水、霜降日的霜、小雪日的雪,四样水调匀四时花蕊。第四十一回贾宝玉的话而言,“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妙玉更号称她烹茶的水,是收的梅花上……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”。这位姓的雪。贾宝玉认为女儿是水做的;雪是水与雪同音的女子,服食雪的女儿更应该是冰雪般圣洁。

《红楼梦》的雪 范若思

喝过的化成窑的小盖钟,她是不要的。《红楼梦》中另一处写雪。史湘云在芦雪庵中并未饮茶咏雪,而是烤着鹿肉冷笑一声,“你知道什么!‘是真名士自风流’,你们都是假清高,最可厌的。我们这会子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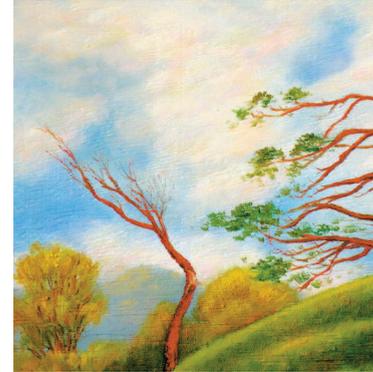
待的还要好。肉薄了一点,烂了一点,但那种入口即化的美味,真的让人很过瘾。真是老天眷顾,没让我错过这场美食相遇。我一边贪馋地品尝着,一边连声问:“好吃吧?”没人理我。先生总是一副阔世无数的样子不屑一顾,而母亲恨不得把头埋到碗里面去。面实在有点多,我撑不下了。劝母亲也别吃了,母亲装作没听见。可怜的母亲患有糖尿病,主食不能吃得太多,但见她吃得如此投入,便不忍剥夺她的权利。我对美食一般没有太多的热情,也比较偏食。能有几样钟爱的食物很难得。今日他乡遇“故知”也是一种幸运。满足地起身离去,阿姨一直送到楼梯口,用糯糯的苏州话叮嘱着:“慢点走哦!小心扶梯。”温情的城市,好吃的大肉面。我想我还会来的。

然而这圣洁和风雅却被《红楼梦》所



七夕诗会

七夕诗会



风之恋 (油画) 陈虹

七夕诗会

枫镇大肉面

谢味家

美食

美食